

宋槧太平御覽

御覽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五

居處部二十三

逆旅

阡陌

道路

街

馳道

巷

塗



左氏傳僖公上曰苟息假道於虞曰今號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弊邑之南鄙

史記曰師尚父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處安殆非就封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

漢武帝故事曰上嘗至柏谷夜投亭宿亭長不內乃宿於逆旅逆旅翁謂上曰汝長大多力當勤稼穡何忽帶劔群聚夜行動眾此不欲為盜則淫耳上默然不應因乞漿飲

翁曰吾正有溺無漿也有頃還內上使人覘之見翁方要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劍令主人媼出安過客媼歸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乃非常人也且亦有備不可圖也不如因禮之其夫曰此易與耳鳴鼓會衆討此群盜何憂不尅媼曰且安之令其眠乃可圖也翁從之時上從者十餘人既聞其謀皆懼勸上夜去上曰去必致禍不如且止以安之有頃媼出謂上曰諸公子不聞主人翁言乎此翁好飲酒狂悖不足計也今日具令公子安眠無他媼因還內時天寒媼酌酒多與其夫諸少年醉媼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明上去是日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媼金十斤其夫爲羽林郎自是懲戒希復微行

續漢書五行傳曰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中令後宮采女爲客舍主身爲商賈服行至舍采女下酒食因共飲食以爲

戲樂

東觀漢記曰第五倫自度仕官牢落遂將家屬客河東變易姓名自稱王伯齊常與奴載鹽北至太原販賣每所止客舍去輒爲糞除道上號曰道士開門請求不復責舍宿直

范曄後漢書曰周防字偉公父楊少孤微常脩逆旅以供過客而不受其報

郭林宗別傳曰林宗每行宿逆旅輒躬洒掃及明去後人至見之曰此必郭有道昨宿處也

晉書曰桑虞嘗行寄逆旅同宿客失脯疑虞爲盜虞默然無言便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失魚肉雞鴨多是狐狸偷去君何以疑人乃將脯主至山冢閒尋求果得遺脯以衣還虞虞投之不顧

說苑曰鄭桓公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
 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聞之時難
 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就封者也鄭桓公聞之接
 轡自駕行十日十夜至即有與之爭封者○楚辭七諫曰
 路室女之方桑路室客舍孔子過之以自侍言孔子出遊過於客舍其女方採桑
 一心不視善其貞信故以自侍
 潘岳客舍議曰被下尚書勅客舍廢農疋淫亡命敗亂法
 度皆當除壞十里安一官舍使老小貧民守之又差吏掌
 主依官舍收錢數春農事興求須冬閑謹案客舍逆旅人
 矣其所由來漸矣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貿
 遷各得其所官無役賦而因民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所
 費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自唐到今未有不
 得客舍之法

道路

爾雅曰廟中路謂之唐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枝旁三
 達謂之劇旁今南陽冠軍樂鄉數通四達謂之衢五達謂
 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驂三道復一道岐出者八
 達謂之崇期四道交出九達謂之達四道交出復
 又曰大路謂之奔
 說文曰一達謂之道路又曰墟九達道也似龜背故謂之
 墟
 易曰艮為徑路王虞注曰物始故為徑路
 又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又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詩曰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又曰行路遲遲中心有違

又曰踉踉周道鞠為茂草

又曰路阻且躋躋升也

又曰周道逶遲逶遲貌

又曰周道如砥砥均平

又曰有杕之杜行彼周道

又曰遵大路兮摻予之袂兮

又關雎兔置曰肅肅兔置施于中逵

周禮夏官曰合方氏掌天下道路

又曰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

道路

又夏官候人曰各掌其方之道

禮記檀弓曰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於路畫官而受弔

焉哀公魯君也畫官畫地為宮象曾子曰簣尚不如杞梁之妻知禮也

又月令日三月開通道路

又曰道路男子由左婦人由右車從中央

左傳曰公孫闕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輅以走于都拔

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于都怒

又曰盟諸五父之衢

史記曰文帝行至霸陵慎夫人從上示慎夫人新豐道曰

此走邯鄲道也

東觀漢記日逢萌被徵上道迷不知東西云朝廷所徵我

者為聰明獻智有益於政方向不知安能濟政即駕而歸

國語曰夫辰角見而除道故夏令日九月除道賈逵注日辰

倉龍也龍角星名也

家語曰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

魏晉春秋日阮籍有時率意獨行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

慟哭而走

陸機洛陽記曰官門及城中大道皆分作三中央御道兩
遍築土牆高四尺餘外分之唯公卿尚書章服道從中道
凡人皆行左右左入右出來道種榆槐樹此三道四通五
達也

淮南子曰楊朱見岐路而哭曰可以南可以北
又曰聖人之道如衢設罇過者斯酌之

博物志曰文王以太公為灌壇令期年風不鳴條文王夢
一婦人甚麗當道哭問其故曰我東山女嫁為西海婦行
必以暴風雨今灌壇令當道有德吾不敢以風雨過也

十洲記曰天帝君之城仙真之人出道徑自有一路內到
鍾山海阿門外天帝君惣九天之維貴無比焉

崔豹古今輿服注曰警蹕所以戒徒行蹕路也謂行者警

於途路

列子曰堯治天下未知天下治歟不治歟微服遊於康衢
聞兒童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任豫益州記曰江油左擔道案圖在陰平縣北於成都為
西其道至阻自此來者擔鄧艾束馬懸車處

郡國志曰雍州軹道在通化門東北十里
又曰朱超石與兄書曰洛下道路本好青槐蔭暎可愛

列子曰楊子之隣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楊子
日亡一羊何追者衆日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日亡之矣
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而反

楊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主
韓子曰魯以五月起衆為長溝子路私為漿飲要作溝者
於五甫之衢孔子譏其不知禮也

楚辭曰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之相接惟郢路之遼遠
兮江與夏之不可涉

古樂府詩曰相逢狹路間道隘不容車

古詩曰驅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

馳道

史記賈山曰秦為馳道東窮燕齊南極吳楚道廣五十步

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錐以鐵錐築之樹以青松十

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

掌教化嗇夫職聽頌收賦稅游徼徼循盜賊秦制也

漢書曰江充出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充問之公主曰

有太后詔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盡劾沒入官充

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

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憂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勅亡

素者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

見信用威震京師

又曰惠帝為東朝長樂宮作複道方築高帝廟南叔孫通

曰陛下何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遊高廟奈何令子孫

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

作百姓皆知矣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游之益廣宗

廟大孝本也帝從之

又曰元帝即位成帝為太子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

絕馳道至直城門得絕乃度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乃

令太子被召得絕馳道

又曰上居雒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數人偶語上

曰此何語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

何故而反良曰陛下與此屬取天下今陛下已為天子而

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天下
不足以徧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迺憂
曰爲將奈何良曰士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上曰
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群
臣則人人自堅矣於是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趣丞
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

塗

易震卦曰震大塗

王真注曰大塗萬物所出

論語陽貨曰道聽而塗說德之弃也

爾雅曰堂塗諸之陳路族塗

呂氏春秋曰孔子用魯三年男行乎塗左女行途右財物
之遺者民莫之舉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長塗中宿

阡陌

史記曰商鞅相秦孝公壞井田開阡陌
漢書游俠傳曰原涉迺大治家舍周閣重門初武帝時京
兆尹曾氏葬茂陵民請其道爲京兆阡涉慕之迺買地開
道立署曰南陽阡人不肯從謂之原氏阡
趙書曰佛圖澄建武末卒葬鄴西紫陌先造生墓已數年
矣

三輔故事曰文王武王周公召公皆葬畢陌南北

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曹植詩曰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

陸機詩曰迴渠繞曲陌通波扶直阡

街

說文曰街四通道也

漢書曰張敞無威儀罷朝會走馬章臺街瓚曰在長安建
郡國志曰雍州司天臺西北有香室街
又曰夕陰街在右扶風南

東觀漢記曰建武時天下墾田皆不實詔下州郡檢窮時
州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
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言於長壽街得之
漢官典職曰洛陽有二十四街街一亭

華氏洛陽記曰兩銅馳在宮之南街東西相對高九尺漢
時所謂銅馳街在洛陽官南馬門外

三輔故事曰太上皇廟在長安香街南高廟在安城門街
東太常街南

漢官殿疏曰長安有八街九市

風俗通曰京師有長壽街萬歲街上馬街若此非一街者

攜也離也四出之路攜離而別

巷

毛詩緇衣曰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巷門外也

又曰叔于田巷無居人叔于狩巷無飲酒叔適野巷無服
馬

又曰姜嫄始生后稷誕寘之阨巷牛羊腓字之

論語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
憂回也不改其樂

爾雅曰宮中謂之壺

漢書曰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弊席爲門門外多長者車
轍

晉書曰紀瞻性靜默少交遊好讀書或手自抄寫凡所著
述詩賦牋表數十篇兼解音樂殆盡其妙厚自奉養立宅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五
於鳥衣巷館宇崇麗園池竹木有足賞翫焉
丹陽記曰七戰巷者庾亮與蘇峻戰宣陽門外峻初小退
尋復來攻交戰者七亮乃南奔故有此名
商君書曰窮巷多恠曲學多辯也
尸子曰舜之方陶不能利其巷也及南面而君天下蠻夷
皆被其福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六
居處部二十四

苑囿

風俗通曰苑蘊也言薪蒸所蘊積也
又曰囿者畜魚鼈之處也囿猶有也
說文曰苑有垣曰囿一曰養禽獸曰囿
毛詩文王靈臺曰王在靈囿麇鹿攸伏
左傳僖上曰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
不可公怒歸之未絕蔡人嫁之
又成下曰十八年秋築鹿囿書不時也
又曰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速成叔孫昭子曰焉用
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得乎
又曰鄭之有原囿猶秦之有具囿注皆囿名也

毛萇詩注曰園所以養禽獸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
大戴禮曰正月祭韭園

周官曰園人掌園游之獸禁鄭玄注云園游園之離宮小
苑遊觀處也禁者其蕃衛也園游之獸游牧之獸也

史記曰漢二年東略地諸故秦苑園池皆令民田之

又滑稽傳曰秦始皇欲大苑園東至函谷關西至陳倉優

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獸觸之足矣始

皇以故輟止

又蕭相國請曰上林中多空地願令民得田苑中上大怒

曰相國多受民財乃爲民請吾苑乃下廷尉械擊數日王

衛尉侍曰便於民而請眞宰相事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

布反上自擊之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已西非陛

下有也相國不此時爲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陛下何疑

於是使持節赦出何徒跣謝上曰休矣相國爲民請吾苑

吾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耳

漢書曰武帝好微行後南山下乃知帝微行數出也然尚

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旨乃使右輔都尉徼循

長楊以東右內史發小民供待會所後乃私置更衣從宣

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師古曰宣曲宮在昆明池西投宿諸宮長楊

五柞倍楊宣曲尤幸於是上以爲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

患乃使大中大夫吾丘壽王待詔能用筭者二人舉籍阿

城以南阿城本秦阿房宮也蓋屋以東宜春以西隄封頃畝及其賈

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

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時東方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

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

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師古曰郎者堂下周屋也弋獵之處恐

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盤屋
鄂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
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
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
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
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
原師古曰原本也言說不能盡其根本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
有秔稻黎粟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蠅魚貧者得
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鄠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
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
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弃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
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
虎狼之墟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

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
車驚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
輿蘇林曰隄限也輿乘輿也無隄之輿謂天子富貴無隄限也
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強國
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叛應劭曰紂於靈王起
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
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秦階
六符孟康曰秦階三合也每合而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
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
上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
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謂太平三
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澗不浸稼稷不成冬雷
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興兵甲脩宮室
廣苑囿則上階為之奄奄疏開也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
日因奏秦階之事上乃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

百斤然遂起上林苑

又曰武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獵長楊東遊宜春皆官名八九月中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也日一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撿熊羆馳騫禾稼稻稻之地民皆號呼罵詈也

又曰宣帝神爵三年起樂遊苑三輔黃圖云在杜陵

又曰元始元年罷安定呼池苑以為安民縣

又曰枚乘說吳王曰漢上林離宮積聚玩好圍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

又曰戾太子既冠就官為立博望苑以通賓客

范曄後漢書曰永初六年春正月庚申詔越嶲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又令益州置萬歲苑犍為置漢平苑

又曰延熹二年初造顯陽苑置丞尉

又曰安帝永初元年以廣成遊獵地假與貧民廣成苑名在汝州

又曰靈帝光和三年作畢圭靈琨苑畢圭苑有二東畢圭苑在洛陽宣平門外

又曰靈帝光和五年始置圃園署以宦者為令

又曰楊賜為少府光祿勳代劉郃為司徒帝欲造畢圭靈琨之苑賜上疏諫曰竊聞使者並出規度城南人田欲以為苑昔先王造苑園裁足以修容三驅之禮薪萊芻牧皆

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鴻池在洛陽不奢東上林在西

不約以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以為苑園壞沃行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今城外苑已

有五六陽喜元年起西苑延熹三年造顯陽苑洛陽官殿名有平樂苑上林相帝苑延熹元年置鴻德苑

可以逞情意順四節也宜惟夏禹甲宮太宗露臺之義以
慰下人之勞書奏帝意欲止以問侍中任芝中常侍樂松
等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七十里人以爲大
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令築苑

漢官典職曰宮內苑聚土爲山十里九坂種奇樹育麋鹿
麋鹿鳥獸百種激上河水銅龍吐水銅仙人銜杯受水下
注天子乘輦遊獵苑中

漢舊儀曰上林苑中廣長三百里置令丞左右尉苑中養
百獸天子遇秋冬獵射苑中取禽無數其中離宮七十所
皆容千乘萬騎

又曰武帝時使上林苑中官奴婢及天下貧民貲不滿五
十萬徙置苑中人日五錢到元帝得七十億萬以給軍擊
西域

續漢書獻帝紀曰昭寧元年董卓住兵屯陽苑使者就拜
司空

續漢書百官志曰上林苑令一人六百石主苑中禽獸

東觀漢記曰相帝延熹元年初置鴻德苑

張璠漢記曰梁冀多規苑囿西至弘農東至滎陽南入魯
陽北到河淇周旋十里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趙王八年春正月立桑梓苑
於襄國

又後燕錄曰慕容熙築龍騰苑廣袤十餘里役二萬人又
起景靈山苑內基廣五百步峯高十七丈又起逍遙宮甘
露殿連房數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入宮

晉宮閣名曰洛陽有洪德苑靈崑苑平樂苑

河南十二境簿曰河南南縣有鹿子苑洛陽城西有桑梓苑

孟子曰齊宣王問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何其大也孟子曰民猶以爲小也王曰寡人囿方四十里民以爲大何故曰文王之囿芻蕘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宜矣王之囿殺麋鹿者如殺人是以前四十里爲宰也以爲大不亦宜乎

呂氏春秋曰昔先王之爲苑囿園池足觀望勞形而已矣非好儉節乎性也

陶季直京都記曰覆舟山周迴二十里有林名白水苑

又曰建康縣北吳朝爲桂林苑

南朝宮苑記曰樂游苑在覆舟山南北連山築臺觀苑內起正陽林光等殿

又曰桂林苑在落星山之陽吳都賦云數軍實于桂林之苑即此也

又曰芳林苑一名桃花園本齊高帝舊宅在廢東府城東邊秦淮大路北齊王融作曲水詩序載懷平浦乃瞻芳林即此也

又曰南苑在臺城南鳳臺山宋孝武以南苑地給張永云且給三百年期訖更啓卽此也

渚宮故事云湘東王於子城中造湘東苑穿地構山長數百丈植蓮蒲綠岸雜以奇木其上有通波閣跨水爲之南有芙蓉堂東有禊飲堂堂後有隱士亭北有正武堂堂前有射棚馬埒其西有鄉射堂堂安行棚可得移動東南有連理堂太清初生此連理當時以爲湘東踐祚之瑞北有映月亭脩竹堂臨水齋前有高山山有石洞潛行宛委二百餘步山上有陽雲樓極高峻遠近皆見北有臨風亭明月樓顏之推云屢陪明月宴並將軍扈義熙所造

三輔黃圖曰宮二觀十四在甘泉苑垣內甘泉苑起仙人觀
 石虎鄴中記曰鄴城西三里桑梓苑有宮臨漳水凡此諸
 宮皆夫人侍婢又並有苑園養獐鹿雉兔虎數遊宴其中
 西京雜記曰廬陵王胥有勇力恒於別園學格熊羆後遂
 能空手搏之
 又曰樂遊苑自生玫瑰樹樹下多苜蓿
 又曰文帝為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
 又曰梁孝王好宮室苑園之樂作曜華之宮築兔園園中
 有白室山山上有膚寸石落猿巖棲龍岫又有鴈池池間
 有鶴洲鳧渚宮館相連延亘數里奇果異樹瑰禽怪獸靡
 不畢備王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
 韓子曰秦大飢應侯請發五苑果棗粟以活民王曰秦法

賞有功誅有罪今發五苑是有功無功俱賞也
 禮稽命徵曰外內之制各得其所四方之事无有畜滯則
 麒麟遊園六畜繁多天苑有德星應
 白虎通曰苑園所以在東方何苑園養萬物者也東方所
 以生也
 戰國策曰張儀說韓王曰大王不助秦鴻臺之宮樂林之
 苑非韓之有也
 拾遺記曰黃帝為養龍之園
 洞冥記曰北及玄坂去空同十七萬里日月不至其地自
 明有紫河萬里流沫千丈中有寒荷霜下方香茂也北有
 潰陽之山有兔如鼠能飛毛色光如漆以腦和丹食則不
 死帝使放兔於昭祥苑苑在甘泉宮西周千里萬國獻異
 物皆集此中

三輔黃圖曰甘泉苑起仙人觀綠山谷行至雲陽三百八
十里入右扶風周迴五百四十里
兩京記曰東宮有九殿禁苑在宮城之北苑中有四面監
分掌宮中種植及脩緝又置苑惣監都統並屬司農寺
又曰東都苑隋曰會通苑又改爲芳華
又曰神都苑周迴一百二十六里東面七十里南面三十
九里西面五十里北面二十四里
司馬相如封禪文曰般般之獸樂我君囿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七
居處部二十五

園圃
華表

園

牢

藩籬

園圃

說文曰園樹果圃樹菜也

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

毛詩曰園有樹桃其實之肴

又曰折柳樊圃

周禮曰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菓蓏珍異之物以時斂
而藏之凡祭祀賓客供其果蓏享亦如之注云果棗栗之
屬蓏瓜瓠之屬珍異蒲桃枇杷之屬
又曰太宰九職二曰園圃毓草木

又曰園廛二十而一注云以利少故二十而稅一也廛城
市中空地

又曰園以樹事貢草木謂菓瓜葵韭

論語樊遲請學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

史記曰梁有漆圃楚有橘柚園

又曰王翦為秦將伐楚請善田宅園池甚衆

漢書曰始曹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宰相有隙至何且死
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
束擇郡國吏長大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為丞相史吏
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
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
度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為常相舍
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何迺請參遊

後園聞吏醉歌呼吏幸相怒召按之迺反取酒張坐飲大

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

又曰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

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圃

其精如此

後漢書曰法真隱大澤講論藝術歷年不窺園圃也

又曰竇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田園沁水明帝女主畏逼不

敢言後肅宗駕出遊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陰於

喝一介反後發覺帝大怒責憲曰貴主尚見侵奪何況小

人哉國家奔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震懼

魏志曰顏裴字文林為京兆守於府下起菜園使吏投閒

鋤治也與晉書曰范汪好學外氏家貧無以資給汪乃盧于園中布

六

衣蔬食然薪寫書寫畢誦讀亦遍遂博學多通善談名理
又曰華廙既廢黜武帝後又登凌雲臺望見廙昔菑園阡
陌甚整依然感舊太康初大赦乃得襲封久之拜城門校
尉遷左衛將軍數年以爲中書監

又曰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帝求之不過數十王濟候其
上直率少年詣園共啖畢伐樹而去

王隱晉書曰涼州牧張駿增築四城箱各千步東城殖園
果命曰講武場北城殖園果命曰玄武園皆有宮殿

宋書曰柳元景多產業居南岸有數十畝菜園時有人求
之或留錢元景曰本立園自爲供喫豈求利耶

齊書曰世祖太子性頗奢麗宮內多雕飾精綺過於上宮
開拓玄圃園與臺城北澗等其樓觀塔宇多聚奇石妙極
山水慮上宮望見乃傍列脩竹內施高鄣造游牆數百間

施諸機巧宜須鄣蔽以晉明帝爲太子時立西池乃啓世
祖引前例求於東田起小苑上許之窮極制度

陳留耆舊傳曰范丹學通三經常自任灌園

向秀別傳曰秀與呂安灌園於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
之費

莊子曰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
而出灌子貢曰有械於是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
多夫子不欲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日鑿木爲機
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爲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
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
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
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不爲也子貢告孔子孔
子曰假修渾沌之術者也

雜記曰於陵子辭卿相而桔槔灌園

又曰戴宏爲河閒相自免歸而灌蔬以經教授也

西京雜記曰茂陵富人表廣漢藏鏹巨萬家僮八九百人於邛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內構石爲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鸚鵡紫鴛鴦旄牛青兒奇禽怪獸委積其間聚沙爲洲激水爲浪潮其中江鷗海鵠乳雛產鷄延漫林池奇樹異草靡不具植屋皆徘徊連屬重閣脩廊行之移晷不能偏廣漢有罪誅沒入爲官園鳥獸草木僉移上林園中

又曰樂遊園自生玫瑰樹樹下多苜蓿苜蓿亦名懷風時人或謂光風風在其間常肅肅然日照其花有光彩故名苜蓿曰懷風茂陵謂之連枝草

又曰梁孝王兔園有落猿巖棲龍岫鴈池鶴洲鳧渚宮觀

相屬

隋圖經曰史記謂梁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里是曰兔園

王褒雲陽記曰車箱阪下有梨園一項樹數百株青翠繁密望如車蓋

水經注曰睢水東南流入于竹圃水次綠竹蔭渚青青實望世人言梁王竹園也

又曰玄瓠灣中地數頃有栗園栗小殊不並固安之實也然歲貢三百石以充天府水渚卽栗洲樹木高茂望若屯雲中有栗堂甚閑敞牧宰英彥多所游薄

魏志曰有芳林園桐園芳林後避少帝諱改爲華林。晉宮閣名洛陽有瓊圃園靈芝園鄴有鳴鶴園蒲陶園華林園

司馬彪續漢書曰濯龍園在洛陽西北角也

郭仲產仇池記城東有苜蓿園
列女傳魯漆室之女曰昔有客繫馬園中馬逸踐葵使子
終歲不飽葵

淮南子曰園有螿毒葵藿爲之不採

陳留志曰園庾襄邑人也庾始居園中故代謂之園公
天文要集曰庖瓜爲天子果園又天園主果實茹菜蓄儲
又曰芙蓉園本隋氏之離宮居地三十頃周迴十七里貞
觀中魏王泰死又賜東宮令屬家令寺園中廣廈脩廊連
亘屈曲其地延袤爽塏跨帶原隰又有脩竹茂林緣被岡
阜東坂下有涼堂堂東有臨水亭按黃圖曲池漢武所造
周迴五里池中遍生荷芰菰蒲其間禽魚翔泳宣帝立廟
曲池之北名曰樂遊廟即今昇平坊內基趾是也此在秦
爲宜春苑在漢爲樂遊苑宇文愷營建京城以羅城東南

地高不便故缺此隅頭一坊餘地穿入芙蓉池以虛之
郡國志云西夷有荔支園樊僮施夷中最賢者古所謂樊
僮之富多以荔支爲菓園植萬株樹收一百五十斛
隋圖經曰司竹園在藍屋縣東十二里穆天子西征至玄
池乃植竹卽此是也

園

史記曰竇太后好黃老書召表固問老子書固曰此家人
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園擊豕
漢書曰孝武帝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其西則數十里
虎園
又曰李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嘗與侍中貴人飲

侵陵之莫敢應後愬之上上召禹使制虎縣下圈中未至
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以劍斫絕纍欲刺虎師古曰落
當時纍絡而上壯之遂救止焉
下也纍索也

三輔故事曰師子圈在建章宮西南
列士傳曰秦召公子無忌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秦王大
怒將朱亥着虎圈中亥瞋目視虎虎不敢動

郡國誌曰雍州虎圈在通化門東二十五里秦王置朱亥
其中亥瞋目虎不敢動漢文帝問上林尉處及馮婕妤當
熊在此

漢宮殿疏曰有豨圈有師子圈武帝造秦故虎圈周迴三
十五步長二十步西去長安十五里

牢

說文曰牢閑養牛馬園也

詩曰乃造其曹執豕于牢注曰曹羣也言搏豕於牢中以
為飲酒之殺

穆天子傳曰高奔戎獲虎畜于東虞命曰虎牢事具
州郡

曹子建求自試表曰如微才不試沒世無聞禽息鳥視終
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初志也

藩籬

易曰羝羊觸藩羸其角

詩曰折柳樊圃或云
藩

左傳曰宋向戌請弭諸侯之兵襄公二十七年諸侯之大
夫會于宋以藩為軍注云示不相忌也

又哀十二年衛侯會吳于鄆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
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
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

宰乃請束錦以行乃免衛侯
 晉書曰庾袞字叔褒初袞諸父並貴盛唯袞父獨安貧約
 躬耕稼穡以給供養而執事勤恪與弟子樹籬跪以授條
 或曰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也答曰幽顯易操非君子
 意也
 宋書曰謝瞻字宣遠弟晦時為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
 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瞻在家驚駭謂晦曰吾家以遠退
 為業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福耶乃豎籬隔門庭曰吾
 不忍見此

南朝宮苑記曰建康籬門舊南北兩岸籬門五十六所蓋
 京邑之郊門也如長安東都門亦周之郊門江左初立並
 用籬為之故曰籬門南籬門在國門西三橋籬門在今光
 宅寺側東籬門本名肇建籬門在古肇建市之東北籬門

今覆舟東頭玄武湖東南角今見有亭名籬門亭西籬門
 在石頭城東護軍府在西籬門外路北白楊籬門外有石
 井籬門

莊子曰願遊其藩

閑居賦曰芳枳堅籬

宋玉對問曰藩籬之鷓

鷓鷯賦曰鷓鷯長於藩籬之下

華表

崔豹古今注程雅問曰堯設誹謗之木何也答曰今之華
 表木以橫木交柱頭狀如華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
 或謂之表木以表王者納諫亦以表識衢路秦乃除之漢
 始復焉今西京謂之交午柱

遼東華表門見鶴

燕昭王墓前華表門見狸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七

居處部舉諱

宮

漢書注白虎白作玄 又注犬臺官外四字脫太壹壹作

臺據本書改 又萑陽宮陽作隅 吳志諸瑩瑩作地

王隱晉書更渥渥疑聖訛 墨子難許清本許作訴本書

作治 神異經有銀榜以青石碧鏤題銀作金據本書改

漢宮闕名馭娑宮娑作婆 兩京記又曰親終南親疑

觀訛 東京記東垂垂下疑有脫文

室

左傳又曰注壑谷谷作在據本書改 漢書又曰以奸以

作如據本書改 晉書門署門字脫本書署作日 新序

則擘擘當譁訛

殿

後漢書楊安殿楊作陽據本書改 晉載記基高二丈基
作臺據本書改清本二作一 隋書輪輜清本輜作軸
漢宮閣名清本閣作闕 北征記東蘭殿東作青 丹陽
記魏曰明陽曰上有脫文 輿地志增城城作地 又施
佛寺寺作事

堂

三十國春秋靖恭堂靖作清 覽戒覽當作鑒 後魏書
天子閑居本書天作夫 崔光鄴郭雅鄴字衍雅當作祚
郡國志春申君君下行一子字 說苑天下下行一
下字

堂皇

洛陽記棨間棨作榛 陸機詩序太子清本太作天
樓

漢書公玉帶公字脫黃帝黃作皇神明臺明字脫並據本
書改補 梁書賚錢賚作賚據本書改 登真隱訣条出
吳越春秋吳越上當有圈 龍翼樓下作飛翼樓清本並
作飛翼樓本書作龍飛翼之樓 虞氏家記吳山城山作
小

臺

漢書又曰注不事須騎須字闕據本書補清本作復 壯
而許之許作拜據本書改 幽明錄橫巖雲渚清本巖作
巖 樓觀本記上仙館仙作先 新序又曰食廩之輪食
當作倉 說苑請為觴皆仰本書觴作篤皆作乃 不尚
本書尚作當 五經異義魚鼈鼈作龜以意改 伏陷地
記臺亦亦作赤 吳越春秋又曰令廚清本令作冷 西
征記青口澤清本澤作驛 拾遺記松於本書無於字

羽壁本書壁作墜 又得火齊得作約 洞冥記又曰爲
玳清本玳上有衣字 郡國志又曰六十里始盡虬上下
有脫誤 又自平城遙遙下有脫文 水經注六七里七
作十 陂浦陂作被以意改 又清令臺清本令作冷
古今注古者每門樹兩觀於八字脫 廣志中間二字脫
神異經徑三寸寸作文 關中記別風清本別作明
瀨鄉記石鹿關清本鹿作墟

觀

後漢書又曰阿亭道阿亭作河亮據本書改 齊書訪舉
二人舉作學 輿地志又曰女妓二千二作一 三輔黃
圖又曰陽祿觀祿作椽 建康宮關簿在東北在下有脫
文 吳都賦隔關清本關作闕

宅

齊書曰齊作又 劉繪子本書無子字蓋衍言工作五言
爲語爲作謂並據本書刪改 後魏書盧同盧作慮 何
得得字關 國語祿次之食也次食錯 成都記嚴君平
平字脫 襄沔記郡南南下有脫文 又蔡邕善下有脫
文 兩京記煬帝上當復有曠字 地鏡圖果無宅也宅
下當有相字

第

漢書又曰高后云云當別起 魏王奏事王作公 文選
蜀都都下當有賦字

屋

漢武故事又曰數歲歲字脫據皇王部所出補 論衡鄣
蔽鄣作彰

魏武令欲春夏讀書五字脫齊書遺願書願書倒據本書改

釋名寄止止作此據本書改 魏略宰厯城守疑守宰厯城之倒

下門

釋名曰作說文日與下說文接今正說文門閉也清本閉作閤按當作闔闔閉也說文之文周禮設旌門无宮五字脫月令祭先肝先字脫肝作肺據本書補正漢書又曰鄭崇注交通賓客者也本書無者也二字蓋衍又蓋寬饒注戶將戶字脫表宏漢紀外家外字脫後漢書又曰張湛注輅寢輅字脫以意補正立立下行之

字 陳書高宗清本宗作祖 東西西疑衍 三重牆牆

上當有宮字 水經注光畢門畢疑華訛 大公金匱門

之書按書讀為署 潛夫論制為之為字在願字下今據

本書改 禁忌少字脫 說苑昭侯不出不出以下十

五字脫 吳越春秋又曰八聰聰作聽據本書改下同

晏子春秋狗國國字脫 水經注又曰公字脫今補 又

伏陵縣清本陵作陸 又以遊俠句有脫文 又松楊樹

樹字當在豫章下 又得雷而發雷作當以意改得上當

有地字 豫章記其所疑一誤 東及清本倒 北門

北字有誤 西京雜記嘉猶猶當作猷 又門北嘉豫門

門北二字疑衍 玄武武下當有門字 又西面四門四

作西今改 李尤上東門銘月正正作二日 上西門銘

上西倒今改

上西戶令

慎子天門不憂人之闇清本門作明闇上有知字

西門論

焦貢易林安無憂疑作居當憂居據本書改清本疑作危

方言言下文錯出於此當刪一

周禮地官司門之間衍馬字注鍵謂牡也鍵作鑊謂作

為據本書改方言云云作關西謂之鑰上下錯脫今並

據本書補正

宋書門生皆逃生字脫據南史補宋志賤與君同賤上

當有士字

閣

陳書窻牖戶本書無戶字壁帶及懸楣作壁皆以懸柏

本書無及字瑰寶珍異本書作瑰奇珍麗

晉宮閣名從音闔清本從作微

裴淵廣州記五年口清本口作御臨海記上製製作置

左傳日注日字宜刪梁州記為漢王漢下當有中字

爾雅注門蔽蔽土下有脫文禮記明堂位明堂位作禮

器今改鄭玄注脫漢書外為微道為字脫據本書補

吳越春秋是子也據本書子當作我白虎通不極臣

下之敬不字脫敬作故據本書補正

太平御覽

舉義

五

竈

漢書又曰唯陛下逆之本書逆作察 後漢書張印本書印作印 又向相相作誦據本書改 莊子又曰南郭之沛邀還於郊郭字及還字皆衍 宜都縣記爨餘下有脫文

文

史記

史記又曰卷以簣簣字脫據本書補 魏氏春秋拜功清本功作印 更刻懷之刻懷俱闕 曹毗下宜有書名或是脫集字 誤脫倒今改 襄沔記重備備字闕 語林向乃疑倒 又婢侍倒今改

牆壁

尚書大傳正造直清本造作道本書無造字 亦衰亦字衍 詩又曰公子頑頑字脫 吳志內殿殿作廡 又恐

恐字闕

柱

後漢書第舍第作弟以意改 吳志祖茂祖作柱據本書改 應劭漢官官下當有儀字 來上上止之訛 晏子春秋記日本書記作語無日字下同 俞益期牋二百戶清本二作三

棟

釋名所以隱桷隱作仙都桷字脫據本書補 左傳又曰榱崩以下脫

窓

大戴禮隨天之時以地則之本書作隨天時地之財 東觀漢記臨御窓望望下有脫文 東官舊事又曰飛桷清本桷作板 陸機詩覽之覽疑攬

說文椽榱也清本椽作榱 穀梁磨礱之清本無磨字本

書同

廣雅構謂之枅曲枅謂之欒枅曲二字脫枅作肩

鴟尾

陳書条出唐會要會要以下當另起

質礎

景福殿賦玉鳥承跋清本承作成

奧

爾雅郭璞注脫

突

突作突清本作突照爾雅及字書改下同

井

風俗通久不滯不滯疑倒 漢書又曰宗室劉京室作廟

京作宗清本室作廣京作景今照本書改 吳書魏滕清

本滕作騰 南史奔湧以下十二字脫 唐書起紀述起

字疑衍 孟子注而盡而下當有廢字 莊子已繫繫作

塾 抱朴子寮氏清本寮作廖 說苑管子以下當另起

桂陽列仙傳竊有使賓句皆有誤 水經注蔬圃蔬作

蔬以意改 異苑異色清本異作黑 續漢禮儀志漢下

當有書字 異物志廬陵清本廬作虞 尋陽記側常側

上當復有泉字 拾遺記又曰王傳本書傳作溥 郡國

志又曰達渾府達作連據新唐書改 煙勝勝疑騰 又

潛涌涌疑通 如勢之間疑脫江字 又汜水按汜音似

天文志在參左足下水以晉書天文志此下有主水聚

太平御覽
以給厨六字蓋水以上下脫此數字而符瑞云云則下条
誤入於此也浪井出三字據文當在下符瑞圖王者清淨
則下

倉

史記又曰督道督作叔據本書改 不得田田作由以意
改本書作耕種二字 後漢書注博城縣博疑博訛 又
拘闕拘作舉據本書改 魏志親舊親作新據職官部所
出改 晉書又曰訟之詔特四字脫據本書補 越絕書
云云作君均東倉春申君造西倉名曰君均西倉門周一
里八步今據本書改清本與本書同惟春申上衍東倉二
字 又曰此条重出可刪 述征記於城於字衍 異苑
封閉甚密甚作貌 莊子計中國計作諸據本書改
困

續異記便貧便作使以意改

府庫藏

周禮又曰注布帛之藏以下與本書注文大異疑有誤
左傳注求納文公四字舊大書今改 鍾會蒞蕤論也府
庫盈倉廩六字脫 拾遺錄惠帝惠疑文若景之誤 魏
都都下當有賦字

市

宮闕記四里四作西 蜀本紀道經道下當有德字 郡
國志大王所部部疑都訛

城

崔光十六國春秋光帝始中按後燕無稱光帝者而年號
有光始帝字蓋衍 逐水草水作出 墨子此文與本書
有異疑有脫誤 水經注又曰居此山此作北 秦州記

有湖水水作中 丹陽記又曰去官官上當有脫文 續
述征記又曰小城陽城上城字疑衍 實中實字有誤
羊頭山記疑當另起 幽明錄柱穿疑倒 郡國志又曰
洛州洛疑洛訛 吳地記圍山松上應復有孫恩字 以
半以上當有文不然以字誤 鄱陽記天空天疑大訛
列女傳杞梁殖殖字衍不則下脫一字

郭

月令孟冬坏城郭冬作夏令改 莊子桑麻桑作絲

館驛

漢書又以示其權清本權作權本書示作市 又鹿館本
書作涿沐館 又長楊賦張羅網置罟羅字脫置作置據
本書補正 西京賦帶霓帶作帶
亭

世說有江河清本江作山 三齊略記城齊閒疑脫在字
洛陽記東出出字有誤 豫章記今謂之謝君亭亭夏
侯所立而謂之謝君亭可疑 西京新記西作兩引書目
所無今改 園桃亭園桃疑倒 又飛蟻嶺蟻疑蟻訛清
本蟻作援

道路

爾雅九達注四道交出作四者交道據本書改 國語雨
畢作除道 博物志文王本書作武王 期年期作其
任豫益州記注擔任擔上疑脫不字度擔之擔疑衍

馳道

漢書又曰爲將奈何清本爲作今

苑囿

說文苑有垣垣作園據本書改 漢書會所所字脫據本

書補 所印足也印足倒據本書改 孟康注每台而二
星清本而作有 後漢書又曰左開鴻池開作補據本書
改 渚宮故事堂安堂疑衍 兩京記又曰改爲芳華華
下當有苑字

園圃

後漢書大澤澤字脫 晉書又曰不過不上當有文 齊
書上宮上作王據本書改 傍列傍下本書有門字 西
京雜記東西四里南北五里作東西五里百步 水經注
實望實字有誤 郡國志爲葉葉疑業訛

藩籬

詩注脫

居處部覆校舉論

宮 鄴中記宮內起有有內誤錯 殿 魯靈光殿賦序

墮壞壞誤壞 堂 晉宮閣名廷祿堂延誤延 臺 水

經注又雀鬼雀誤雀 闕 南康記重陽下脫重陽二字

觀 建康宮闕簿又起道徼於於道誤錯 屋 郡國

志小戊戎誤戊 戶 解道虎齊記屋裏裏誤裏 鋪首

風俗通欲首鋪誤欲 井 風俗通又錢數方方誤方

異物志麋粥糜誤麋 博物志火輔盛轉誤輔 市

越絕書座泣垂誤座 城 成都記赤號亦誤赤 阡陌

漢書請其謂誤請 巷 晉書烏衣烏誤烏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八
封建部一
敘封建
爵
異姓王封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八

封建部一

敘封建

爵

異姓王封

周禮夏官職方氏曰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甸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

史記曰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伯

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地上不過百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

又曰高祖定天下田橫猶居海島帝喻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

又曰齊威王召卽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

又曰鄒忌以鼓瑟見齊威王王悅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髡說畢卽出至門而語其僕曰是人者吾說之微言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必封不久矣

漢書曰李廣與望氣王朔語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

中而諸校尉材能不及中人以軍功取侯者十數人廣不爲人後然終無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朔曰將軍自念豈有所恨者乎廣曰吾爲隴西太守羌嘗反吾誘降八百餘人詐而同坑曰禍莫大於殺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也

東觀漢記曰上封功臣皆爲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博士丁恭等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於雷上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封功臣地多而滅也

又曰馮勤爲郎中給事尚書以圖議軍糧在事精勤遂見親識由是使典諸侯封事

百官表注記曰王者之制公侯伯子男凡五等上大夫卿下大夫上中士下士凡五等周興隆三聖制法立爵五等

封國八百親親建國則周公宅魯康叔啓衛賢賢表德則太公封齊九命既賜用征諸侯魯以周公之故郊祭昊天車服有裕季世陵遲僭施無度強弱相吞舊制不復循也禹貢徐州土五色王者取五色土以爲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土與之皆苴以白茅皆假銅虎竹使符第五夫爲諸侯始受封之各有菜地百里之諸侯以四十里爲菜地七十里之諸侯以二十里爲菜地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爲菜地其後子孫雖有黜地而菜地世世不黜漢雜事曰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爲壇封諸侯者取其土苴以白茅授之各以所封方之色以立社於其國故謂之受茅土漢興唯皇子封爲王者得茅土其他臣以戶賦租入爲節不受茅土不立社王隱晉書曰元康初楊駿輔政封賞過度石崇與散騎常

侍蜀郡何舉共爲駁議以爲陛下聖德光被皇靈啓祚正位宣化萬國歸心今永洪基此乃天授至於班爵行賞優於太始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燕錄曰苻定苻紹等降慕容垂下書封紹等爲侯以酬秦王之惠且擬三恪

吳越春秋曰吳王闔勾踐盡心自守增之以封越王乃使大夫種賫葛布十萬甘蜜九櫛文笥七枚狐皮五雙以報增封之禮

韓子曰穰侯越魏而東攻齊五年秦不益一尺之地反成其陶邑之封應侯以攻韓八年成其汝南之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勝戰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

說苑曰鄭桓公東會封於鄭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

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
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會封者也鄭桓公聞之
援轡自駕其僕接浙而載之

表子曰今有卿相之才居三公之位循其治政以寧國家
未必封侯也今軍政之法斬一牙門將者封侯夫斬一將
之功孰與安寧天下者安寧天下者不爵斬一將之功者
封侯失賞之意也

又曰春秋鄭莊公封母弟於京祭仲曰都城過制國之害
也其後宰相攻伐國內大亂故過度則有強臣之禍鄙小
則有微弱之憂秦以列國之勢而并天下自以由諸侯而
起之也於是去五等之爵而致郡縣雖有親子母弟皆爲
匹夫及其政衰匹夫一呼而天下去及至漢家見亡秦以
孤特亡也於是大封子弟或連城數十廓地千里自關已

東皆爲王國力多而權重故亦有七國之難

白虎通曰王者卽位先封賢者憂民之急也故列土分疆
非爲諸侯張官設府非爲卿大夫皆爲民也封諸侯以夏
何陽氣盛養故以封諸侯盛養賢也立人君陽德之盛者
也

又曰受命之王致太平之美群臣上下之功故盡封之及
中興征伐大功皆封所以褒大功也盛德之士亦封之所
以尊有德封者必試之爲附庸三年有功因而封之五十
里凡士有功者亦爲附庸附世其位大夫有功成封五十
里卿成封七十里公成封百里

又曰公居百里侯居七十里何封示之優賢義欲褒尊而
上之何以知殷家侯不過七十里曰土有三等有百里七
十里五十里公卿大夫者何謂也內爵稱也內爵稱公卿

大夫何爵者量其職盡其才公之爲言公正無私也卿之爲言章也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爲言大扶扶進人也王充論衡曰堯舜之人可比屋而封桀紂之人可比屋而誅
曹植遷都賦曰余初封平原轉出臨淄中命鄆城遂徙雍丘改邑浚儀而末將適于東阿號則六易居實三遷連遇瘠土衣食不繼

爵

易中孚卦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左傳襄公三年曰齊莊公爲勇爵設爵位以命勇士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追還於門中識其枚數識門枚其可與乎公曰子爲晉君也對曰臣爲隸新然二子者譬之禽獸臣食其肉而寢其皮矣言嘗射得之也

白虎通曰爵五等者法五行或三等者法三光或法三或法五何質者據天故象三光文者據地故法五行

禮含文嘉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有宜也

王制曰王者之制爵祿凡五等謂公侯伯子男乎此據周也所以名之爲公侯何公者公正無私之意侯者候順逆故也

孝經援神契曰二王之後稱公大國侯皆千乘象雷百里所潤雲雨同

史記曰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白起爲上將軍奇兵絕趙軍後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十五已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

又曰秦始皇四年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

漢書曰惠帝元年民有罪得賣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應劭曰一

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若今贖罪入三千正緣矣晉灼曰武帝一級七十萬始皇本紀入粟千斛拜爵一級時制各異者賜民爵戶一級六年令民得賣爵也

又曰衛青比年擊胡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請令民得賣爵及贖禁錮免賊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也又曰宣帝五鳳四年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以給北邊省轉漕賜爵關內侯

表山松後漢書曰建寧二年爵乳母趙堯為平氏君

魏書曰太祖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關外侯十六級五大夫十五級與舊列侯凡六等

魏氏春秋曰黃初三年帝欲封太后母尚書陳群奏曰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婦人因夫爵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帝曰是也

晉書曰長樂馮恢父為弘農太守愛少子淑欲以爵傳之

恢父終服闋乃還鄉里結草為廬陽瘖不能言淑得襲爵恢始仕

管子曰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為未可以求之也是故先王制軒冕足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足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人爵以德人爵以祿古之人修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

商君書曰明王之所貴唯爵其賞不榮則民不急其列不顯則民不事爵易得也則民不貴

淮南子曰爵祿者人臣之銜轡

說苑曰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文公文

公反國擇可爵而爵之擇可祿而祿之僑獨不與焉文公酌諸大夫酒酒酣公曰二三子盍爲寡人賦乎舟之僑曰君子爲賦小人請陳其辭辭曰有龍矯矯頓失其所一虵從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虵寧其處一虵者乾獨不得其所公懼然曰子欲爵也請待旦日之朝子欲祿耶請今命廩人舟之僑曰請而得其賞廉者不受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爲也遂退終身誦甫田之詩

風俗通曰漢武帝諱徹改曰通侯或曰列侯秦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故稱關內侯通侯言其功大通於王室列者言其功德列著乃饗爵也

王粲爵論曰爵自一級轉登十級而爲列侯譬猶秩自百石轉遷而至於公也而近世賞人皆不由等級從無爵封無列侯原其所以爵廢故也司馬法曰賞不踰時欲民速

觀爲善之利也近世爵廢人有小功無以賞也乃積累焉須事足乃封侯非所以速爲而及時也上觀古昔高祖功臣及白起衛鞅皆稍賜爵爲五大夫客卿庶長以至於侯非一頓而封也夫稍稍賜爵與功大小相稱而俱登既得其義且侯次有緒使慕進者逐之不倦矣

異姓王封

漢書曰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王者八國張耳吳芮彭越黥布臧荼盧縮與兩韓信皆徼一時之權變以詐力成功咸得裂土南面稱孤見疑強大懷不自安事窮勢迫卒謀叛逆終於滅亡張耳以知全至子亦失國唯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號五世以無嗣絕澤流支庶有以矣夫其

不用詐力也

漢書曰張耳大梁人也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爲客嘗亡命

遊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亡邸父客父客謂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爲請決嫁之女家厚奉給耳耳故致千里客宦爲外黃令高祖爲布衣時嘗從耳遊秦滅魏故購求耳千金耳變姓名之陳爲里監門後項羽素亦聞耳賢迺分趙立耳爲常山王田榮襲耳耳敗走漢漢二年遣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泚水上四年夏立耳爲趙王耳薨子敖嗣立爲王

又曰韓信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楚不爲假王以填音鎮之其勢不定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爲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使者發書漢大王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而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從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

漢王亦寤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真王耳何以假爲遣張良立信爲齊王徵其兵使擊楚

又曰彭越字仲昌邑人也常漁鉅野澤中爲盜陳勝起歲餘澤閒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越請仲爲長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越亦將其衆居鉅野澤中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越衆萬餘人無所屬齊王田榮叛項王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大破楚軍漢二年拜越爲魏相國將兵略定梁地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漢三年越常往來爲漢游兵擊楚項王與漢王相拒滎陽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漢王追楚爲項籍所敗固陵迺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爲之奈何留侯曰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

拜越為相國今豹死亡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今
 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許以王彭越則兵至矣於是漢王
 發使使越如留侯策使者至越乃引兵會垓下項籍死立
 越為梁王都定陶其廿四
 又曰項羽人咸陽黥布為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
 王後與隨何俱歸漢漢王方踞牀洗而召布入見布大怒
 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張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
 過望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臯四年秋七月立
 布為淮南王下論人前及之
 又曰盧縮豐人也與高祖同里及高祖初起沛縮以客從
 入漢中為將軍項籍死使縮別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還
 從擊燕王臧荼皆破平時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上欲
 王縮羣臣舛望及虜臧荼乃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

功者以為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縮皆曰太尉長安侯縮常
 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上乃立縮為燕王諸侯得幸莫
 如燕王者漢十年陳豨反漢既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縮
 使范齊通謀豨所上使使召縮縮稱病又謂其幸臣曰非
 劉氏而王者獨我與長沙耳今上病屬任吕后吕后婦人
 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迺稱病不行高祖崩遂
 亡入匈奴

又曰吳芮秦時番陽令甚得江湖間民心號曰番君天下
 之初叛秦也黥布歸芮芮以女妻之因率越人舉兵以應
 諸侯沛公攻南陽迺遇芮之將梅鋗呼立與偕攻析酈降
 之及項羽相王以芮率百越佐諸侯從入關故立芮為衡
 山王項籍死上以銷有功從入武關故德芮徙為長沙王
 都臨湘

又曰惠帝崩立孝惠後宮子為帝呂太后臨朝稱制遂立周呂侯子台為呂王台弟產為梁王建城侯釋之子祿為趙王台子通為燕王又封諸呂凡六人皆為列侯太后病困以趙王祿為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為相國居南軍戒產祿曰高祖與大臣約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大臣不平我即崩恐其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為人所制太后崩太尉周勃丞相陳平朱虛侯劉章等共誅產祿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

晉書曰初武帝為王時王祥與荀顛往謁謂祥曰相國王尊重列侯既已盡敬今便當拜也祥曰相國誠為尊貴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為也及入顛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

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

北齊書曰尉景之子粲少歷顯職體性麤武大寶初封庫狄干等為王粲以父不預王爵大恚恨十餘日閉門不朝帝惟遣就宅問之隔門謂使人曰天子不封粲父作王粲不如死使云須開門受勅粲遂彎弓隔門欲射使者使者以狀聞之文宣使改韶諭旨粲見韶唯撫膺大哭不荅一言文宣親詣其宅慰之方復朝請尋追封景長樂王

唐書曰安祿山死朝廷欲圖大舉詔郭子儀帥師趨京城師於潯水之西與賊將安太清安守忠戰後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之師十五萬進收長安京師老幼百萬夾道懽呼涕泣而言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是時河東河西河南所盜郡邑皆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入朝天子遣兵仗戎容迎于灞上肅宗勞之曰雖吾之家國實由卿再造子

儀頓首感謝乾元元年九月詔子儀與九節度之師討安慶緒以中官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朝恩害子儀之功媒孽之召還京師子儀雖失兵柄乃心王室以禍難未平不遑寢息俄而史思明再陷河洛朝廷旰食復慮蕃寇逼迫京畿言事者以子儀有社稷大功今殘孽未除不宜置之散地肅宗深然之上元元年以子儀爲諸道兵馬都統復爲朝恩所閒事竟不行上元二年李光弼兵敗於邙山河陽失守又河中軍亂殺其帥李國貞太原節度使鄧景山亦爲部下所殺恐其合從連賊朝廷深憂之後輩帥臣未能彈壓遂用子儀爲朔方河中北庭潞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副元帥進封汾陽郡王出鎮絳州子儀至絳擒殺其國貞賊首王元振數十人並誅之太原辛雲京聞子儀誅元振亦誅害景山者由是河東諸鎮率皆

奉法

又曰渾瑊阜蘭州人也本鐵勒九姓部落之渾部也父釋之少有武藝從朔方軍積戰功於邊上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寧朔郡王德宗幸奉天瑊率家人子弟自京城至乃署爲行在都虞候以拒朱泚賊平德宗還宮以瑊爲河中尹河中絳慈隰節度使封咸寧郡王又曰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少嘗與諸兄讀書輟卷歎曰丈夫當建功於代以濟四海安能矻矻爲一儒哉燧姿度魁異沈勇多智略後朱泚之亂燧守太原燧以晉陽王業所起乃引晉水而注城之東渚以爲池寇至計省守陴者萬人尋兼保寧軍節度使封北平郡王

昔萬人執鞭有軍軍備其法此不殊王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八 東漢以武斷家至晉齊八

國與武更迭晉制益米州之屬新官人制

曰大夫當盡心效亦以得四道安計諸事

又曰德誠守高矣去附離人少皆與

其何中若慈惠通使與桂州軍王

器錄許存休實時以味求其服平壽宗

三行會成王

...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九

封建部二

公封

男封

侯封

伯封

子封

韋昭辯釋名曰公直也取其正直無私

易師卦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

周書能移於衆與百姓同之謂公

周禮地官曰大司徒職曰諸公之地封土方五百里其食

又春官曰太宗伯職曰公執相圭

晉書曰陶侃有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豎理

當為公若徹於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灑壁而為

公字以紙裏手公字愈明
後魏書曰許洛陽為鴈門太守家田三生嘉禾皆異壟合
穎世祖善之進爵北地公
魏志咸熙元年相國晉王奏建五等諸公地方七十五里
邑一千八百戶置相一人典祠典書典衛典禮各一人妾
六人車前司馬十人旅賁四十人

周易豫卦曰豫利建侯行師象曰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
而况建侯行師乎

又比卦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又屯卦曰盤桓利居貞利建侯

周書曰能樹名生物與天道俱謂之侯

周禮春官大宗伯職曰侯執信圭

又典命職曰諸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
以七為節

漢書解詁曰列侯金印紫綬以賞有功功大者食縣邑小
者食鄉亭

後漢書曰馮石襲母公主封獲嘉侯亦為侍中稍遷衛尉

能取悅當代為安帝所寵帝幸其府留飲十許日賜駁犀

貝劔佩力以班犀也紫艾綬艾即盤綠色也其色似艾玉玦各一半環日

又曰丁綝建武元年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帝令各言所

樂諸將皆占豐邑美縣唯綝願封本鄉或謂綝曰人皆欲

縣子獨求鄉何也綝曰昔孫叔敖勅其子受封必受堯堉

之地今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帝從之封為定陵新安

鄉侯食邑五千戶後徙封陵陽侯

又曰韓歆封扶陽侯好直言無隱諱帝每不能容嘗因朝會聞帝讀隗囂公孫述相與書歆曰亡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帝大怒以為激發歆又證歲將飢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

又曰建武二年定封景丹櫟陽侯帝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櫟陽萬戶邑夫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

前書武帝謂朱買臣之詞也

丹頓首謝

又曰光武下詔封諸將博士丁恭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於雷
又曰陰興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後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歎望誠為盈溢臣蒙陛下責之恩深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

又曰傅昌嗣建初中遭母憂因上書以國貧不願之封乞錢五十萬為關內侯肅宗怒貶為關內侯竟不賜錢

魏志曰張魯自巴中將其餘眾降封魯及五子皆為列侯又曰文帝黃初二年分三公戶邑封子弟各一人為列侯又咸熙元年晉王奏建五等諸侯地七十里邑千六百戶官屬同諸公妾五人車前司馬八人旅賁三十六人

吳志曰全琮字子璜劉備將關羽圍逼襄陽琮上疏陳羽可討之計權時已與呂蒙陰議襲之恐事泄故寢琮表不答及擒羽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亦君之功也於是封華亭侯

晉書曰高貴鄉公將攻文帝召王沉及王業告之沈馳白帝以功封安平侯邑二千戶沈既不忠於主甚為眾論所非

又曰衛瓘都督幽州以其離間二虜功賜子亭侯瓘乞以封弟未受命而亡子容受封爲亭侯瓘六男無爵悉讓於弟遠近稱之

隋書曰李崇字永隆英果有籌筭膽力過人後周元年以父賢勳封迴樂縣侯時年尚小拜爵之日親族相賀崇獨泣賢怪而問之對曰無勳於國而幼少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奉養是以悲耳賢由是大奇之

伯封

周書曰率衆時作謂之伯

周禮春官大宗伯職曰伯執躬圭

孝經援神契曰伯白也

魏志曰咸熙元年春晉王奏建五等伯地方六十里邑千二百戶妾四人車前司馬八人旅賁二十八人

後周書曰王勇論討茹茹功別封永固縣伯邑五百戶時有別封者例聽迴授次子勇獨請封兄子元興時人義之

子封

周禮春官典命職曰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

又曰春官大宗伯職曰子執穀璧

魏志曰蔣愷濟之孫也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濟著勳前朝改封愷爲下蔡子

又曰咸熙元年相國晉王奏五等諸子地方五十里邑八百戶相一人典祠令典書丞典衛丞各一人妾三人車前司馬四人旅賁二十人

齊書曰王劭則封重安縣子邑三百五十戶劭則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虫如烏豆集其身擿去乃脫其處皆流血劭

則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不須憂此封侯之瑞也敬則聞之喜故出都自效至是如言

環濟要略曰子獨孳孳恤下之稱也周禮地官大司徒職曰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

之一又春官典命職曰男執蒲璧環濟要略曰男任也任治事受王命為君也

魏志曰咸熙元年相國晉王奏建五等男地方三十五里邑四百戶相一人典祠長典書丞各一人妾二人車前司馬二人旅賁十二人又次國男方二十里邑二百戶

同姓封

毛詩駟閼宮曰乃命魯公俾侯于東奄有龜蒙遂荒大東

左傳僖中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

周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邴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

昭文十六也邴鄆應韓武之穆也武穆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

也周公胤也六國也

又昭公上曰武王邑姜娠大叔夢天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及生文在手曰虞遂以命之

史記曰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大王之子而季歷之兄二人知大王欲立季歷乃適荆蠻以避季歷義而歸之千

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無子而仲雍代立五世武王尅商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

又曰武王封吳周章之弟虞仲於虞列為諸侯十二世而為晉所滅

又曰周公旦武王之弟佐武王平紂而封於少皞之墟曲

阜是爲魯公凡十四世而楚考烈王滅魯
又曰管叔鮮蔡叔度武王之弟武王已尅殷封鮮於管封
度於蔡周公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蔡叔既遷而死其子
曰胡胡乃改行率德周公言於成王復封于蔡凡二十五
世至侯齊而楚惠王滅蔡
又曰曹叔振鐸者武王弟也武王已尅殷封振鐸於曹凡
二十四世至伯陽而宋滅曹
又曰衛康叔者武王弟也周公以成王之命伐武庚放蔡
叔殺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凡三十九世至君角
而秦并天下廢爲庶人
又曰晉叔虞者成王之弟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
唐封汝史佚因言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
佚曰天子無戲言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三十五

世至靖公而韓魏趙三分其地

又曰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庶子封於鄭二十四世至鄭君
乙而韓哀侯滅鄭併其地

又曰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胤夏后少康之子封會稽以
奉守禹之祀斷髮文身二十餘世至允常卒子勾踐立滅
吳稱霸後十世闔君搖佐諸侯平秦高祖以搖爲越王
漢書曰漢興之初尊王子弟大啓九國京師內史凡十五
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國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
十也

又曰高祖封兄喜爲代王匈奴入代廢爲合陽侯子濞爲
吳王

又曰吕后封楚王郢爲下邳侯齊王肥子章朱虛侯興居
東牟侯

又曰孝文封齊王肥子七人為侯淮南王長子四人為侯後改封王

又曰孝景封楚王子四人為侯梁王子二人為侯

又曰淮南厲王死後孝文憐淮南王有子四人年皆七八歲迺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陽周侯子良為東城侯

又曰梁孝王死竇太后泣極哀不食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迺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迺悅為帝一食

又曰孝武帝令諸王推恩分子弟諸王子孫一百七十七人為侯

又曰武帝以子闕為齊王子且燕王子胥廣陵王子疇昌邑王疇子賀為昭帝後即位二十七日廢歸故縣

又曰武帝使御史大夫張湯策立子闕為齊王曰於戲小子闕受茲青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於東土世為漢蕃輔立子且為燕王曰小子且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子胥為廣陵王曰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曰宣帝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其封昌邑王賀為海昏侯

又曰宣帝封子欽為淮陽王宇為東平王囂為楚王音為中山王廣陵王胥子弘為高密王

又曰昭帝封諸王子孫十二人宣帝封六十三元帝封四十八人成帝封四十三人哀帝封九人平帝封四十八人為侯

續漢書曰靈帝封河間王子廙為濟南王奉帝父孝仁祀

魏志曰明帝大和六年春二月詔曰古之帝王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詩不云乎懷德惟寧宗子維城秦漢繼周或強或弱俱失厥中大魏創業諸王開國隨時之宜未有定制非所以永為後法也其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為國晉起居注曰武帝詔皇子裕生七歲矣得疾封始平王又曰武帝詔安平獻王孫承昔以父早亡不建大祚以縣封之今以三縣封為武邑王

又曰惠帝詔侍中司馬越討楊駿之功封東海王食六縣晉百官名曰武帝以齊王縉為遼東王紹皇弟定國後贊為廣陵王紹弟廣德後

陳留風俗傳曰周成王戲其弟桐葉之封周公曰君無二言遂封之於唐唐侯常慎其德其詩曰媚茲一人唐侯慎德是也

華陽國志曰武帝封子穎為成都王以蜀廣漢犍為汶山十萬戶為王國易蜀郡太守號為成都內史

外戚封

史記曰武帝衛后弟青封長平侯四子皆封侯貴震天下天下歌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

漢書曰文帝封太后弟薄昭為軹侯又封王舅駟鈞為侯又曰景帝封太后弟姪竇廣國為章武侯竇彭祖為南皮侯竇嬰以破吳楚功封魏其侯后弟王信為益靖侯

又曰武帝封太后同母弟田蚡為武安侯勝周陽侯皇后弟衛青以伐匈奴封長平侯皇后姊子霍去病以伐匈奴封冠軍侯

漢書曰元帝封王皇后父禁為平陽侯薨長子鳳嗣又曰王音既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歲餘上下詔封

音為安陽侯食邑與五侯等俱三千戶

又曰成帝封太后兄子莽為新都侯宣帝悼皇考皇舅孫

史丹為武陽侯皇后兄趙欽為新成侯父趙臨為成陽侯

太后姊子淳于長定陵侯中山王舅馮參為宜陽侯

又曰哀帝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鄭崇諫曰孝武皇帝

封親舅五侯天為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

二人已侯許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今欲復

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傳氏之福

東觀漢記曰封馬防兄弟三人各六千戶為潁陽侯特以

動勞綏定西羌以襄城美亭一千二百戶增防防身帶三

綬寵貴至盛

又曰鄧訓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貴盛莫

比

後漢書曰明德馬后詔不得封外戚章帝省詔悲歎復重

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也太后誠存謙虛

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

衛尉太后兄也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且及吉

時不可稽留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

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以恩澤封爵外昔竇

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竇太后文帝后也王皇后景帝丞

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前書曰高帝與

功臣約非劉氏不王非功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

中興之等耶

後漢書曰陰識封陰鄉侯二年以征伐軍功增封識讓曰

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眾臣託屬掖庭乃加爵邑不可以

示天下帝甚美之

魏志黃初二年詔曰后族之家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
詔傳後世若有違背天下共誅之

魏志曰明帝追封甄后父逸安成鄉侯兄豫襲封後改爲
魏昌侯子暢嗣父封暢弟溫韓豔皆列侯又以后亡從孫
黃合葬帝愛女淑追封黃列侯

吳志曰孫皓元年十二月封后父滕牧爲高密侯舅何等
三人皆列侯

王隱晉書曰武帝封楊后父鎮軍將軍楊駿爲臨晉侯后
母太原龐爲安昌鄉君太學生王鈗曰侯稱臨晉後必制
國也駿漸驕傲胡奮語駿曰卿恃女更豪耶人與天家婚
未有不滅門者早晚事耳駿曰卿女復不在天家耶奮曰
我女與卿女作婢何能增損

又曰楊駿以父超居重位自鎮軍將軍遷車騎將軍封臨

晉侯識者議之曰夫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后妃所以
供粢盛弘內教也后父始封而以臨晉爲侯兆於亂也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

封建部三

以公相封

功臣封

漢書在恩澤表魏氏群臣封併見此篇也

漢書曰高祖撥亂誅暴庶事草創行賞授位以能為次敘至于孝武元功宿將略盡上亦興文學進拔幽隱公孫弘自海濱而登宰相自是之後宰臣畢侯

又曰漢帝以列侯為丞相唯公孫弘無爵為丞相上於是下詔封丞相平津侯其後以為故事丞相封侯自弘始也又曰武帝時車千秋為高廟郎上書訟衛太子寃上亦頗知太子惶恐感悟召千秋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當遂為吾輔拜千秋大鴻臚數月為丞相封富民侯

又曰朱博以丞相封二千五百戶上書故事不過千戶還千五百戶

魏志曰王朗字景興文帝即位授司空進封平鄉侯千肅嗣初文帝分朗邑封一子列侯朗乞封兄子詳

又曰崔林爲司空封陽安亭侯邑六百戶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臣松之以爲漢封丞相已爲荀悅所譏魏封三公其失同也

又曰曹爽以大將軍輔政封武安侯邑萬二千戶

又曰陳羣以鎮軍錄尚書受遺詔進封潁陰侯

又曰何夔字叔龍爲太子少傅太僕文帝踐祚封陽亭侯三百戶病乞遜位詔曰以親則君有輔弼之勲以賢則君有淳固之茂

又曰劉放字子棄爲中書監掌機密進封魏壽亭侯孫資爲中書令封樂陽亭侯太和末資決策伐公孫淵進左鄉

侯遼東平定又以參謀之功各封大縣放方城侯資中都

侯齊王即位以決定大謀並增邑子一人亭侯

又曰衛覬爲漢侍中勸讚禪代之義爲文誥之命文帝踐祚封陽吉亭侯明帝即位進闕鄉侯

又曰栢楷爲尚書令封高鄉亭侯及病文帝自臨省謂之

曰吾方託六尺之孤寄天下之命卿勉之徙封安樂鄉侯

又曰胡質薨家無餘財唯賜衣書篋而已追封陽陵亭侯

又曰盧毓衛臻徐宣陳矯和洽常林杜襲裴潛韓暨高文

惠王觀辛毗劉靖王基並以列卿尚書封侯

又曰漢制凡人君特所寵念皆賜之封邑及丞相初拜亦錫茅土號曰恩澤出自私情非至公之封也中興以來無有封者

功臣封

周禮夏官司勳曰司勳掌六卿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克敵出奇若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

史記曰古之人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閎積功曰閎

又曰太公望文王立以爲師文王作鄴邑天下三分有其二及武王克紂太公之謀居多於是武王封尚父於齊營丘成王時及管蔡作亂淮夷叛周乃使邵康公命太公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汝實征之齊由此得征伐爲大國二十八世

又曰邵公奭與周同姓武王之滅殷封邵公於燕其在成王時自陝以西邵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四十三世秦始皇滅之

又曰楚出自帝顓頊高陽後吳迴居火正爲祝融吳迴生陸終陸終子六人少曰季連季連之苗胤曰鬻子鬻子事周文王早卒當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嗣乃封其後熊繹於楚以子男之國三十世至負芻而秦滅楚

又曰魏者畢公高之後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封之於畢其後曰畢萬事晉獻公伐霍耿魏滅之因以魏封畢萬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其後魏獻子並爲晉卿至魏文侯爲諸侯子武侯立與韓趙共滅晉而三分其地又七世至王假秦滅

魏

又曰韓與周同姓其後世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武子武子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爲韓氏六世至景侯虔始列爲諸侯及孫哀侯與趙魏共滅晉三分其地八世至王安而秦

滅韓

又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造父事周穆王攻徐破之乃賜以趙城七世叔帶去周入晉始建趙氏五世而至趙夙夙生衰衰生盾並為大夫其後趙鞅是為簡子始大又四世而至烈侯籍始立為諸侯三世至敬侯與韓魏共滅晉分其地又七世至幽繆王降秦而趙滅

又曰陳完者陳厲公他之子完後奔齊為田氏齊懿氏欲妻之卜之曰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之完卒謚為敬仲六世而至田常田常殺齊簡公立簡公弟平公乃割齊安平以東為已封封邑大於齊至曾孫和遂遷齊康公於海上而田和立為齊侯五世至王建為秦所滅

又曰西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驪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

周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於是始國與諸侯通

又曰樂毅并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追至于臨淄齊湣王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攻入臨淄盡以寶貨財物祭器輸之燕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毅於昌國號為昌國君

漢書曰項羽佯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二月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背約更立沛公為漢

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軍

邯為雍王都廢丘縣名今司馬欣為塞王韋昭曰在長安

都櫟陽董翳為翟王置項羽更名為翟也都高奴楚將瑕

丘申陽為河南王都雒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都朝歌當

陽君英布為九江王都六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本南郡改

為臨江國都江陵番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文穎曰邾音朱縣名故齊王建孫田安為濟北王徙魏王豹為西魏王都平陽徙燕王韓廣為遼王燕將臧荼為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為齊王趙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為常山王也
 又曰漢四年立韓信為齊王後徙為楚王五年以九江王英布為淮南王盧綰為燕王韓王信為代王彭越為梁王
 又曰剋項八載天下乃平始論功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時人民散亡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藏諸宗廟副在有司迨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其後子孫驕恣忘其先祖之艱難多陷法禁訖于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子遺
 又曰漢封功臣張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

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乃封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未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複道如淳曰上下有道故謂之複也韋昭曰間道也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此謀反耳上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下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數嘗窘辱我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皆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
 又曰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鄼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

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
鄂君進曰羣臣議皆誤陛下雖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
陛下此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
何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
鄂君乃益明封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爲安平侯
又曰高祖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
又曰項羽被十餘瘡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
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羽適曰吾聞漢購我
頭千金邑萬戶吾爲公得之乃自剄王翳取其頭亂相蹂
躪爭羽相殺者數十人最後楊喜呂馬童呂勝楊武各得
一體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爲列侯
又曰陳豨反上自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邯鄲北阻漳水
吾知其無能爲矣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因見四

人上嫚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戶
以爲將

又曰淮陰侯韓信舍人樂說告信反封順陽侯

又曰文帝詔曰方大臣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
尉宋昌勸朕朕已得保守宗廟已尊昌爲衛將軍其封昌
爲壯武侯

又曰韓王信入匈奴與太子俱至頽當城生子因名頽當
至孝文時降封弓高侯頽當孽孫媯貴幸顯當世媯弟說
以校尉征匈奴封龍額侯

又曰景帝封功臣衛綰直不疑等十九人綰封建陵侯不
疑塞侯

又曰張賀爲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時收養掖庭恩甚
密焉及宣帝卽位而賀已死宣帝追思乃封其家爲恩德

侯置守冢二百人

東觀漢記曰光武功臣鄧禹等二十八人皆爲侯封餘功臣一百八十九人

又曰李通上司空印綬以特進奉朝請久之有司奏請封諸皇子上感通首創大謀曰封通少子雄爲邵陵侯

又曰建武二年定封景丹櫟陽侯上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櫟陽萬戶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故以封卿

又詔封竇融曰行河西五郡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竇融執志忠孝扶微救危仇疾反虜隗囂率厲五郡精兵羌胡畢集兵不血刃而虜土崩瓦解功旣大矣篤意分明斷之不疑吾甚嘉之其以六安安豐陽原蓼安凡四縣封融爲安豐侯

又曰三輔豪傑入長安攻未央宮杜虞殺莽於漸臺東海公賓就其首傳詣宛封滑侯

又曰申屠志以功封汝陰王上書以非劉氏還王璽改爲潁陽侯

又曰班超定西域五十餘國乃詔封超爲定遠侯

後漢書曰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桓帝時共誅梁冀同日封侯謂之五侯於是朝庭日亂超薨之後其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迴天具獨坐徐卧虎唐兩墮

魏志曰夏侯淵字妙才以功封博昌亭侯太祖下令曰夏侯淵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俱不如也後戰死黃初太和中賜淵子五人皆爵關內侯

又太祖令曰吾起義兵誅暴亂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尅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要與賢士

大夫共定之而專饗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爲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及復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

又曰曹洪字子廉以功封野王侯文帝時坐事削爵土明帝即位更封樂成侯

又曰曹休字文烈自荊州北歸太祖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文帝錄前後功封爲東亭侯

又曰曹真字子丹以功封邵陵侯真少與宗人遵鄉人朱讚並事太祖遵讚早亡真愍之乞分食邑封遵等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晏平以要之分聽分賜遵等子爵關內侯及真薨明帝悉封真五子皆列侯

又曰太祖自柳城還稱荀攸前後謀謨曰昔高祖使張子房自擇齊三萬戶今孤亦欲君自擇所封

又曰太祖見賈詡執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表爲執金吾封都亭侯文帝即位又封詡小子訪爲列侯

又曰郭嘉字奉孝冀州平封齊陽亭侯及薨太祖表曰臣策未決嘉輔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爲最增邑并前千戶

又曰張既字德容詔曰卿勲非但破胡乃永寧河右使吾長無西顧之念徙封西鄉侯

又曰任峻字伯遠爲典農中郎大興屯田軍國致饒太祖以峻功高表封都亭侯

又曰張遼字文遠爲盪寇將軍以功封都亭侯又討陳蘭梅成等入瀾山中蘭等壁其上遼力戰平之太祖論諸將功曰登天山以取蘭成盪寇功也乃增邑文帝又分封兄汎及一子列侯帝踐祚進封晉陽侯及薨詔曰合肥之役遼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未之有也其分遼邑賜一

子爵關內侯

又曰太祖表封荀攸曰前後尅敵皆攸之謀也於是封攸陵樹亭侯

又曰太祖謂于禁曰清水之難吾焉能也將軍在亂能整雖古之名將何以加之乃錄前後功封壽亭侯

又曰文帝踐祚進張郃為鄭侯明帝詔曰賊亮以巴蜀之眾將軍所向克定乃益戶并前四千三百戶郃前後有功明帝分郃戶封四子列侯

又曰朱靈字文博先封郿侯文帝詔曰將軍佐命先帝威過方邵平生所志願勿難言靈謝曰高唐宿所鎭乃更封

高唐侯

又曰龐參以眾降太祖聞其驍勇封關內亭侯為關羽所得罵羽而死太祖悲之封其二子為列侯

又曰徐邈字景山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勳也以功封都亭侯

又曰王昶字文舒討諸葛誕誅詔曰昔孫臏佐趙直湊大梁西兵驟進亦所以成兵勢也增邑四千七百戶矣

吳志曰駱統字公緒初曹仁攻濡須使別將常雕等襲中州統與嚴圭共拒破之封新陽亭侯

晉書曰苻堅南寇相伊與冠軍將軍謝玄輔國將軍謝琰俱破堅於肥水以功封永循縣侯進號右軍將軍賜錢百萬袍表千端

王隱晉書曰封宣帝為武平侯公孫淵平又增封舞陽昆陽二縣

又曰封文帝為高都侯太始元年詔曰昔唐虞三代之盛暨于漢魏創制褒崇元勳班爵行賞與國同禮施祿逮下

萬邦咸乂朕以寡德登于天位託于王公之上腹心股肱
文武之臣光濟帝業余嘉乃勳慶賞之行其用宜速

又曰張華傳曰華以建策加華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
司固辭不受開府詔聽乃更論平吳之功封華郡公三千
戶主者擇近郡平土詳依典制施行華讓前後十餘頻繁
懇誠詔不聽遂受封

晉中興書曰元帝以佐命功封周玘烏程公又封王敦武
昌公

又曰孔愉字敬康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初愉少時嘗
得一龜放於餘不溪中流左顧者數過及鑄侯印而龜左
顧更鑄猶然印工以聞愉悟遂佩焉

又曰明帝以平錢鳳功封始興公溫嶠建寧公庾亮永昌
公郗鑒南平公卞壺建興公蘇峻邵陵侯劉暹泉陵侯應

詹觀寧侯卞郭益陽侯趙胤湘南侯

又曰成帝以平蘇峻功封公者三人侯者八人又以討郭
默功者三人穆帝以平蜀功封相溫臨賀公

又曰哀帝以平關洛功封相沖豐城公海西公以平表貞
功賜相溫子偉爲西昌公

又曰安帝以興復功封劉裕等二十三人裕唱謀封豫章
公萬戶劉毅南平公五千戶何無忌安成公劉道規華容
公

晉起居注曰太康元年詔曰張華前與故太傅劄謀大計
部分方策有謀謀之勳封廣武侯邑萬戶

又曰惠帝追封衛瓘爲郡公
會稽典錄曰鄭吉旣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日逐并護
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效

乃下詔曰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撫循外蠻宜明威信功
 效茂著其封吉為安遠侯
 華陽國志曰漢高帝滅秦為漢王王巴蜀聞中人范自有
 恩信方略為帝募發寶民西與定秦地既定封自為長安
 建章郡侯帝將征關東寶民皆思歸嘉其功難傷其意遂
 聽還謂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可徙封自閬中慈
 鄉侯自固辭乃封度沔縣侯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



